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四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史院

前集

有編史之名有編史之官有編史之所此三者不可不論也且三代國史之名其來尚矣至漢有所謂高祖傳孝文傳漢著記

高祖傳十二篇高祖大臣述古語語策孝文傳十一篇文帝詔策漢著記百十卷師古曰若今起居注有所謂楚漢

春秋陸賈作楚禁中女史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宗室屬籍漢表二王世家

屬治唐始加詳焉玉牒如著於李衢續通典開成二年修玉牒官

牒為會要始著於唐德宗正元間蘇冕始為唐會要四十一卷日曆始諸

於書執誼唐正元初韋執誼奏修撰私家紀錄非是望實錄雜著

於長孫無忌長孫無忌作太宗實錄四十卷而國史有書舊唐書

史有書唐太宗時政有記時政有記時政請立國朝以

來因唐玉牒會要日曆實錄之外駁定是非列為志傳者國史也

搜求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也天聖五年王曾言欲採實錄

亦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纂集盛美有聖政焉編繁典章有寶訓焉

書與正史並行日政要日政要范祖禹編仁宗太平故事

日政要范祖禹編仁宗太平故事日政要仁宗

日政要仁宗日政要仁宗日政要仁宗

史院

後從編修院自元曹官制行分隸宗正寺官六年門下置院以

宗正寺修國史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掌修日宣徽有藏修國史

曆書於門下省置編修院修纂日曆四朝志一以宰相為之掌修日曆及典司備籍之秩書立局行歸修書

或修於史館蓋不一所至是編書之所愈重矣噫此特其制爾至

編史之意其可不論哉自漢以來有述作無法之患自唐以來有

更易不定之弊國朝元祐以前有踈略未備之失元祐以後有

誣謗不實之過請論之司馬遷紬石室之書紀數千年之事此漢

之正史也然項羽以姦猾之雄假竊名號而帝紀反列之惠帝承

正統之傳在位有年而帝紀反削之迂之所紀是耶非耶正帝紀詳見史

也孟堅觀東觀之書述二百年之事亦漢之正史也然劉歆諱莽

之取名教罪人而本傳闕而不書劉歆奉命於王莽傳不言之黃霸穎川之政

吏治冠冕而循吏則去而不傳本傳固之所傳公耶私耶此述作

無法之患是也唐自太宗欲觀史而史不得行其直褚遂良傳見

自房元齡監修國史而史又不得以行其直本傳教宗曲筆變亂

名實許敬宗傳張說祈改竄易是非張說所改魏元忠之獨韓昌黎一

代儒宗道醇氣勁所作順宗實錄粗伸其意而紛紛之議至後世

猶不已宣宗追恨至於竄易無全篇而後止文公天刑人禍之言

豈非有為而言哉本傳此更易不定之弊是也國朝以來其史

又何如哉自今觀之自建隆元年至開寶八年耳目所接未遠也

而史臣逼於權勢多所回避實錄所載頗有脫略至命李沆等修

之為卷五十而太祖之實錄始詳張編淳化五年太宗語宰相

成書會要所載尚有遺事至命王珪等修之為卷二百而仁宗

之會要始備熙寧二年翰林李士廉言伏見國朝會要凡

其後事亦恐歲久浸成淪墜又當時亟欲成書及欲廣其部帙故

其間尚有遺事而所載多史文恐不足行遠欲乞差官下史院自

慶曆四年以後續修至熙寧二年庶成一代之典詔可會要又元

豐三年九月宰相王珪上國朝會要三百卷仁宗時修會要自

建隆止慶曆四年一百五十卷熙寧初珪請續之九卷長編其甚者君臣獻

十二年乃成止熙寧十年通舊增損成二十卷長編

其甚者君臣獻

其甚者君臣獻

其甚者君臣獻

其甚者君臣獻

其甚者君臣獻

其甚者君臣獻

其甚者君臣獻

其甚者君臣獻

史院

替不著話言况餘論乎至道二年錢若水言太平興國八年已前

央乃機不聞於策親决萬機不聞策府况他務乎見上元昊稱臣

頗関國體而皆不書之况軍國諸事乎嘉祐四年修撰歐陽修言

聖謨可覆也蔡卞何人哉尊私史而壓宗廟薄神考而厚安石

至陳瑾尊堯之集出而誣謗之迹彰建中靖國曾布奏請以王安石

在蔡京何人哉以私憤而搖公道謗宣仁而貶司馬至范冲辨誣

之書成而誣謗之罪著高宗紹興四年謂幸臣朱勝非曰

蔡京之手以論多不公神考史錄事多失實范祖禹有子名冲者

諫官復坐死嶺表而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元祐間任

實之過然也今鴻藻麗筆刊定蘭臺述作公矣瑶編金軸絨藏秘

閣紀錄定矣固無漢唐之患有如更化以來會要之書肇於嘉泰

迄於嘉定典章憲度之彰明本末源流之炳煥至刪集之大則在

於戮權臣之竊政此又無遺事也玉牒之書前乎開禧後乎慶元

金枝玉葉之繩繩豐功偉績之浩浩至編次之要則在於辨宗臣

之被誣此又無失實也是書也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垂子

孫奕世之休豈不偉哉豈不偉哉

館閣

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此非杜甫秘監之詩乎杜甫贈李也

之詩乎前經義苑手秘室又堂耳警寔嗟夫東璧騰輝晉天文

瀛洲清選唐太宗開弘文館人所羨也使居是選者非如杜

韓二公之所稱贊寧不忝厥職耶自漢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

之外府蘭臺秘書麒麟天祿藏之內禁此杜佑之說也通典漢武

在石渠延閣廣內秘府之至謂之秘書又有御史然考之三輔故中丞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閣藏之於內禁

事石渠之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傳注則石渠不得謂之外府

而七略亦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則延閣廣內亦禁中之藏矣故天祿為大夫校書之所劉向天祿

校五經秘書劉歆哀帝為侍中大夫校書天祿閣石渠為諸儒講

經之地五經於石渠蘭臺石室則在殿中為史官著述之居後漢

太史令劉向至後漢圖書秘記入於東觀亦如西都之所藏後漢

在東觀通則漢之圖書皆藏於內也夫內禁密勿秘殿森嚴使諸

儒出入其中議論商確漢之意亦厚矣夫何揚雄校讎忍為劇秦

揚雄作劇秦美新劉歆集議甘心事莽劉歆集議於王莽求如劉宋老乃心

王室者有幾人哉本傳噫西鄰猶爾况東都乎自晉人置秘書監

并統著作司掌二閣圖書而秘書之府始居於外通典西晉惠帝永

官并統著作郎又東晉置秘書監掌自隋人寫秘閣之書分為三

品於觀文殿東西廊貯之而秘閣之書始藏於外隋志至唐之藏

書尤非一所曰洪文館置於門下省曰崇文館置於東宮唐志武

置修文館于門因漢蘭臺而以秘書省為蘭臺因漢麒麟閣又

改秘書省為麟臺唐六典初漢御史中丞王正殿中堂蘭臺秘書省

麟臺因非藏秘書即揚雄校書此於在外藏之至開元之五年於

乾元殿東廊寫四庫書以充內庫十三年置集賢書院由是書籍

充溢無所不備秘書所有不及其半此於在內藏之韓文唐以秘

更聚書集賢殿置校仇官曰李士曰校理常以老宰相為大李士

其它李士皆達官也校理則天下名士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秘書

宗朝李至士言又藝文志則唐之圖書分藏於內外也夫史館

之籍許通禁中李士之選號登瀛洲唐之意尤厚矣夫何敬宗修

史第成門戶許敬宗所撰除著作郎兼修國史書謂欽明談經甘

舞八風欽明為八風舞五求如薛義劉和幾等史李優長者有

幾人哉本傳噫唐且然爾况晉隋乎君子厭論也國朝奎星應

治文風振古凡所居之府所藏之書所職之官皆煥然一新矣舊

館湫隘終蔽風雨太宗別建二館昭文館又館史館輪奐壯麗賜崇文以

為名啓便門而備幸蓋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

南廊為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子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而猶未

昭文館

也長編之案氏都亦正明中始以今古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

周覽頰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而書延四方賢俊耶即詔

院西京宮門以備臨幸及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

文書南廊為集賢書西廊有內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六

庫書籍正副本分八萬卷至端拱則建秘閣建秘閣置三館書籍

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景德則廣西庫長編景德二年上謂輔臣曰國家

真本并古各景德則廣西庫長編景德二年上謂輔臣曰國家

藏書僅萬餘卷書僅一萬二千卷及平諸國收其前籍篇什

未備至平蜀得書一萬三千卷平江南得書二萬餘卷止萬二千

徒獻書摠千二百二十八卷尔而猶未也書長編乾德四年詔求

二子書閣為卷萬三百六十三文集閣為卷八千二十一天文閣

有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圖書閣有一千四百二十一軸景祐以來

復詔求亡書益州進士至進四百卷而秘閣之書至是充棟

宗以紫成務宋鑄直史館而館職之官尚未備也

直集賢趙隣幾直史館杜錫直秘閣而編校之官尚未置也

等之官備矣抗陳襄充秘閣校理陳繹充館閣校勘而三

名而存直秘閣謂之貼職官制之行併三館之職而歸秘書省

之名但為貼職自少監至正字列為職事官元祐復之紹聖罷之

宣和又復之中興以來罷於建炎復於紹興至今相仍也

噫此特論所居之館所藏之書所職之員而已而所任之人又何

為求亡書故書四百篇者授以官爵一百卷而所藏之書富矣太

允下賜以金帛益州進士郭友直進四百卷

紫成務為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監至淳化命呂祐之直昭文和嶽

如哉年方十餘清節自許何幼悟有得也揚意應童子賦詩曰原

今居館閣年方十餘清節自許何幼悟有得也東清忠節終身正聖朝

時年十一年至七十篤學不已何耆老不衰也貞外郎分司西京

樂史直中館年七十餘於是奉留司表入賀上召見嘉其筋力不

衰且篤孝好著書故授以舊我悉取所著書藏秘府史去其子黃

日俱直史館居館九年處之自如何恬退也積九年處之自如

在館十年不少干澤何堅操也王存為著作中史館等

學術當代尊仰自直講為校勘當也張橫渠道德仁義關中師表

特薦而為崇文校書宜也並名臣景仁之遷直閣龐公薦之以不

汲汲於進取爾范景仁器之之充館職温公薦之以不交通當路

爾劉端之已十並見噫使漢唐數子知之得無愧谷乎雖然有由

也錫之宴會以歡其心得化秘閣成秘書監李至工言頗比玉堂

賜之仍詔宰相樞密使去之署賜以新額戊辰御飛白書閣二字

閣下直秘閣官皆預又賜詩以美其事寵之犀帶以華其躬拱

中王用外羅外約召赴中書命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稱旨所

以示眷愛之恩親製御詩以美其事親書秘閣以榮其居並見所

以示褒嘉之意此上之眷遇為如何處以子弟魯宗道力拒之恐

膏梁之習而溷清華之選天聖六年執政多任子於館讀書魯

澤云恩校以道書范淳甫深關之恐異端之說而玷六經之書宗哲

朝王欽臣等之差道士陳景元被黃此下之愛惜為如何此紬經

本道書范但尚上疏為損朝廷之體繹史砥名厲行孰非正人哉夫何王

安石當國喜用少進王行新

法遂不由召試直除館職由是闕茸躁進之士得以濫廁儒流而

儲材之地遂輕矣蔡官制熙寧中王安石當國喜用新進少年主

之土得以濫進儒至蔡京竊政九等職名增立不已弊濫愈甚由

是俗冗乳臭之夫叨竊閣名而養賢之職掃地矣崇寧而後增立

力之格自是倍元不季之徒以嬰兒孺子或胥吏之後切切館閣

之名孰為史哉元豐更官制以著作秘書郎為一等其次左即技

書郎又其次以正字待未陞朝官及選人皆取名士無復召試矣

至崇寧後多如恩倖至於技術之子或狃之商皆預此除豈止關

其不季之徒耶由是儒館噫蔡京不足責王荆公初年力辭館職

之命蓋以此選為重也言行錄至後復請嚴召試之法意猶以此

選不濫進也熙寧二年王安石論伏見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

知其誰可試求以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監司則必不知

其誰可試求以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監司則必不知

則人之賢夫何末路倒戈終始二節召試美意去而不用君子蓋

深惜之噫可勝歎哉

監司

周命擇人循省四方漢遣掾史分制諸郡良法也自武帝始置刺史秩卑權重尚得察舉之體至成帝易為州牧秩重權專流為藩鎮之弊迨 國朝增置監司帥臣而下亦許糾劾有元封之得而

無緩和之失此古今按察之大畧也自古封建之法行天下至廣難以統一故五載一巡狩以一風俗以通民情至周而稍多五載巡狩既不能行故置擇人之屬以達上下使無壅蔽秦人郡縣之

後周制始壞秦置監御史掌監察漢興蕭相國獨知此意故遣掾史行部郡國之治悉達于公府閏絡脉理一統于上漢紀以御史不奉法乃

部見上注以詔書六條察舉郡國雖相府郡縣其意稍間然以六百石之微而察二千石之尊其秩卑其權重秩卑使其人自奮權重使其志得行豈非一代之美意乎漢官表上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察州秩六百石負綬和以來不遵古制始更部刺史為州牧元封五年更名牧

二千始也官下縣令今位次九卿矣大縣万户以上二千石始也秩六百石今秩二千石矣其秩既重其權安得而不專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有言縣丞尉各令詣郡本傳博行部告吏

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本傳武為刺史所率奏二千石而巳是皆未更州牧之初也然博之得大體猶其本心武則有所

畏而為之耳何以言之武以貴治賤不以卑臨尊故欲罷刺史而置州牧博傳武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故罷州牧置州牧

進故欲罷州牧而置刺史博言秩卑而賞厚成勸功即今日之所言觀前日之所為可知其心矣噫孰知更牧之後而為異日無窮

之禍歟東都以來其制復變始州牧奏劾二千石長吏者皆下三公遣吏驗寔然後退黜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則嘗一變矣通典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

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二始以六條詔察過是者罷免其後乃與賦

政治民之事則又一變矣通典漢制刺史以六條一條除宗豪右田宅踰制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三條

二千石不恤疑獄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五條二千石子弟侍侍
茶坊六條二千石速公下又漢官制則昭曰晉武帝詔曰上
古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御史皆物紀綱而賦政治民之事任其始
之諸侯郡國漢末四海分崩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其始
傳車周行後乃更為重鎮據有州郡則又一變矣通典漢刺史無
傳所治有定外舊唐書中平五年劉為建武刺史威威任宜改
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時天下方亂各欲據有州郡州牧之任自
此重愈變愈重至於東都之末方鎮之形方成而劉焉建論猶請
重其權任牧伯朝廷從之以為益州牧劉焉為州牧是知

有牧鎮而不知有朝廷表紹曹操首亂而爭雄東漢本傳皆以州
為勅海太守開東州郡蘇峻元温效尤而跋扈本傳自晉至陳禪
起兵誅卓以紹為盟主蘇峻元温效尤而跋扈本傳自晉至陳禪

代之際多由於此至唐之興不鑒前轍以河北隴右之極邊為天
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位崇重復不少抑豈所謂五大不
在邊之說乎見地理志兵志都督署為十六衛將軍同
自是郡守

日輕方鎮日重齊映為觀察以刺史不如制而見遽至謫為別駕
為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代宗使劉晏為觀察故所
奏而後其重何如耶甚至諸道帥臣皆兼觀察之權江南觀察使即

宣帥為之荆湖觀察使即潭帥鄂帥為之切柄擅權無有糾其非
者則養成藩鎮之禍又何言哉如謂之云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
即潭帥鄂帥為之其餘諸道亦復如此此元城先生所以嘆刺史

為良法州牧為隲制也劉器之云刺史部十三州秩級六百石
秩乃在二千石縣令下其秩甲矣然刺史之權極重以六條問事一
條謂強宗豪右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且秩甲則其級昂自進
知五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隲矣我朝監司始則有轉運使副

轉運判官後則有提點刑獄武臣提刑又其後則有提舉茶鹽提
舉常平此三者不可不論也轉運置於乾德判官置於開寶使副
置於太平紹興以來使副運判詔不雙除乾德以後皆為各平始
置六年除徐澤為判官具轉運之名太平只因初皆曰使兩省以
止則為轉運使又置副使與諸路判官為紹興以來詔使副運判

淳化中置提點刑獄四年省之景德中復置天聖六年罷之
八年復置而治平罷之迨置於熙寧之後而提刑之職遂不廢乾
道以來武臣提刑罷而不差淳化二年遣官往諸路提點刑獄尋
年復置嘉祐中武臣提刑設者謂武臣不可為監司罷之治平
元年罷提刑委轉運司熙寧二年文武提刑並罷十年復置提點
元年以盜賊權差一次孝宗乾道武臣提刑罷提舉常平置於

提舉常平置於

提舉常平置於

提舉常平置於

提舉常平置於

提舉常平置於

熙寧而元祐罷之既而隨罷隨復提舉茶鹽置於宣和而紹興罷之既而或置或罷紹興以來常平茶鹽併為一司

熙寧二年差官初罷紹興元年復置政和元年六路共置茶鹽提舉一員既而諸路皆置建炎元年詔提舉常平歸提刑司二年復置二年復詔提

監司之目始雖除轉運特因軍興專主糧餉王師既班其職旋罷如平澤潞則命高防充北路轉運使用師湖南則命沈義倫充京

西水陸轉運使是也增釋因初未嘗有監司之目其始除轉運使祖時平澤潞則命戶部侍郎高防充南路沈義倫充北路水陸

王府始置諸道轉運以摠利權然但司財計而按察未任爾職畧

保寅請罷支郡以損方面而轉運始加按察之任始轉運一司隸

始帶按察之職慶曆二年詔諸路轉運使並帶按察使每歲考官

責亦委倅貳東坡所謂若問君王覓符竹恐無螭蟹有監州蓋借

錢昆之言以自詠其事蓋可見矣州事故嘗知州羊推海云我

任漕司主之見前注刑獄之事漕司專之太宗淳化二年五月詔

官既出而漕司之事分而倅貳之權輕矣此其更置之由也噫漢

以二千石而為牧祿秩太優人無奮職我朝以郎曹出使而得

効宰執侍從之臣漢制不及也唐以帥臣而兼觀察無由糾宰人

多廢職我朝以名藩具狀而亦書姓名於監司之前唐制不及

也至道元年八月荆湖轉運使何士宗請執政大臣出領外郡應

合申轉運公事只書通判以下姓名太宗謂宰相等曰大臣

轉運使以按官吏故令兼錄之然當時按察之官尚未衆也監郡之

六年復罷按察之官

錢昆之言以自詠其事蓋可見矣

是監郡朝廷使使來監彼奉勳為其所制

使長吏知和石錢昆者余抗人嘗與對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

昆詩曰但得有螭蟹無通判外則可至今以爲口實故東

任漕司主之見前注

刑獄之事漕司專之

官既出而漕司之事分而倅貳之權輕矣此其更置之由也噫漢

品位至崇若出臨外郎即轉運使所部係州府不特此爾奏事稱

首特賜金紫馬亮將漕有勞榮錫錦袍景祐問河北陝西三路漕

華其躬也覆正死罪即遷貞郎杜衡為提刑漢正死罪索治冤獄特

命遷官成在正忠為提刑治冤獄榮其秩也當特任職者當何如哉

有訪西蜀利害者趙損為益州路轉運使上論損曰蜀去朝廷遠

有除陝路之害者薛頌為陝路轉運使除陝路之害有救東

國之民者四朝國史哲宗念東國困於役甯吳居厚復以解

三虎楊紘猶使貪吏解去况不為三虎乎富弼為揚紘言不為三虎

不可貸肆貪賊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十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

耳王鼎四瞪宗且尚能叱咤蠻儂况不為四瞪乎仁宗朝儂智

厲之有權耳然嘗觀歐公包公之言而有疑焉官吏為患察以利

民此歐公之論也河北都轉運使歐陽脩言今按察者所奏

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體量部吏頗傷煩碎此包公之

論也包拯言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二

公之言果孰從乎曰圖政幸之名而為煩苛之政者非也借寬厚

之說以為容茫之私者尤非也用捨升黜公而不私則二公之言

皆可用耳愚復奚言

郡守

漢之兵財在於郡守故郡守得以伸其權唐之兵財不在刺史故

刺史無以行其志 國初分藩鎮之權付郡守而兵財為有餘熙

寧收郡守之權歸朝廷而兵財為不足此古今郡守輕重得失之

由也夫漢內郡甲卒掌於郡尉漢官表郡尉秦官邊郡兵官屬於

長史漢官表郡有長史守若無與於兵然都試之講太守會之漢

廣漢之將兵屬蒲類將軍擊匈奴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南

越並本傳則一郡之兵守得以自將也千乘河東均輸有官地理

東有均輸官河之鴈門沃陽推監有丞地理志鴈門沃陽置長丞守若無

與於財然葦蒲之入郡得取之程方廩犧之錢郡得藏之蕭望文

蜀郡減省少府用度以興學校魏尚守雲中許以軍市之租以給士卒本傳則一郡之財守得以自用也夫惟兵得以自用則

進退擊刺可以為緩急之備財得以自給則積聚散施可以支凶

荒之患郡守容不得伸其權乎夫何刺史一罷更為州牧而郡守

之權非復前日爾自州牧得領兵馬則兵易而在州牧晉武帝詔

代之諸侯郡守漢末四海分崩自是刺史內視民而外領兵馬後

志自州牧得據土地則財又轉而在州牧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

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列漢劉焉亦自九卿出領州牧公歷至唐

終為積習太宗始易太守為刺史又皆假以使持節之稱元武

太守曰刺史按前代所謂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以下通典魏

加使持節假持節使持節戮二千石以下假太守而假刺史此其

重之之意豈無謂哉惟其重鎮之地邊屯之兵歸於都督又品秩

得居六尚書之上見兵志故郡守日輕而藩鎮日重白居易江州

壁記云自武德以來廢官皆便宜從事郡守之職統於諸侯帥郡

佐之職移於部從事白居易江州司馬壁記自武德以來廢官以

侯帥郡佐之職後於部從事故自立五大都督在則牧鎮總郡守之

權在初時已然爾夫刺史本以職租賦也諸鎮既強自擅租賦不

領度支刺史何有於財乎唐自肅宗代宗之後如何刺史持節正

以掌軍旅也後諸鎮兼摠所隸州之兵權刺史何有於兵乎唐時

諸州悉帶團練使節奏刺史自有兵志

兵財既專於牧鎮之手內地相

望皆為廣區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藩鎮傳序

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始嘗疑之兵財之在郡守固能守衛邦境也

兵財之在藩鎮猶其在郡守也然在郡守則可以已亂而在藩鎮

往往至於召禍何耶曰守之所治不過千里鎮之所屬支隸數郡

兵益強財益富土地益廣所以有頡頏難制之患非若守權之適

中耳強不至縱弱不至削盡觀諸國朝乎 皇朝立極首革前弊

解強藩之權於杯酒之間去積世之患於談笑之頃錢穀之利入

于王府精兵之強收于京畿太祖召趙普曰唐季以來兵革不息

太重而已惟備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安矣上因召普

持信王審琦等飲酒酒其上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

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其上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

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其上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

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其上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

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其上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

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其上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

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其上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

市之為子孫立末久之業君臣之間兩無情疑不亦然猶恐未盡

也高保寅以州事制於河陽之帥李幹以閩市掌於潘鎮之吏復

以諸路邊防金穀之任皆委於轉運之官向之支郡隸於雄藩者

今直屬京師耳向之郡吏制於帥臣者今得自奏事耳增釋高保

州隸河陽時趙普為河陽帥李幹亦言諸州藩鎮支屬州郡多俾

平于疏請罷支郡會左拾遺李幹亦言諸州藩鎮支屬州郡多俾

觀其王室亦強弱均於商賈望下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

自奏事自是而後邊防盜賊刑訟金穀兼按此蓋分方鎮之權十

之二三以付守倅也見下當時郡守兵可以用財可以用財無復

有掣肘之患嗚呼聖人為千萬世之謀遠矣哉是故以山澤之利

歸於轉運轉運不自私也盡給逐郡以用之經費之錢摠於轉運

轉運不自有也皆聽知通以支之二稅分數既隸屬郡坊場等利

又歸本州此外犒饋燕設又有公使庫以回易朝廷非不知州郡

權利均厚其權若重也蓋以聚人率眾修城講武於此為之資耳

自初以一路賦稅推估商稅茶鹽坑冶山澤之利轉運司官得以

衷多益算移用以給逐郡其二稅分數隸屬州郡及逐官

房廊雜收地利坊場河渡水關衙前不用者尺綿本州其法皆經

費錢帛貯之軍資庫轉運司摠庫若屬州郡之材別有府庫貯藏

然猶恐未盡

也高保寅以州事制於河陽之帥李幹以閩市掌於潘鎮之吏復

以諸路邊防金穀之任皆委於轉運之官向之支郡隸於雄藩者

今直屬京師耳向之郡吏制於帥臣者今得自奏事耳

州隸河陽時趙普為河陽帥李幹亦言諸州藩鎮支屬州郡多俾

平于疏請罷支郡會左拾遺李幹亦言諸州藩鎮支屬州郡多俾

觀其王室亦強弱均於商賈望下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

自奏事自是而後邊防盜賊刑訟金穀兼按此蓋分方鎮之權十

之二三以付守倅也見下當時郡守兵可以用財可以用財無復

有掣肘之患嗚呼聖人為千萬世之謀遠矣哉是故以山澤之利

歸於轉運轉運不自私也盡給逐郡以用之經費之錢摠於轉運

轉運不自有也皆聽知通以支之二稅分數既隸屬郡坊場等利

又歸本州此外犒饋燕設又有公使庫以回易朝廷非不知州郡

權利均厚其權若重也蓋以聚人率眾修城講武於此為之資耳

自初以一路賦稅推估商稅茶鹽坑冶山澤之利轉運司官得以

衷多益算移用以給逐郡其二稅分數隸屬州郡及逐官

房廊雜收地利坊場河渡水關衙前不用者尺綿本州其法皆經

費錢帛貯之軍資庫轉運司摠庫若屬州郡之材別有府庫貯藏

肥寧大臣變法過當以郡之兵權太重而輕之郡之財用太禮而收之舊例軍額守所主也併額以後隸于憲司守不敢過而問焉舊例兵馬守所制也團結以後領于將副守不得過而問焉是守無兵權也二稅之數悉入經費正使之錢已禁醞造問其茶鹽茶鹽有使問其坑冶坑冶有司青苗取息免役輸錢星火文移秋毫不貸是守無財用也噫兵去則無以備非常財乏則無以支不給異日之患安石獨不慮及此乎至熙寧初王安石建言郡守付軍罷招填而撥併軍額又會其逐路關額兵食衣估歲計其口數上出京師乃隸提刑口為朝廷持情立免役法悉欽民財而官為差募收坊場河渡戶絕沒官之產召人買撲斷佃量破產直以募衙前籍其餘資以助常平設斂散之法初號青苗錢取息二分歲積巨萬又為抵當市易以抑兼并措置常平使皆專重一司其舊例屬州二稅分數亦屬地利尺錢入轉運司以備經費州郡只有公使庫浪額正使錢為守臣之施設而又禁其回易浪其醞造行之是失兵權也既無兵權又無財用一旦寇盜何以禦之靖康中詔守臣統兵入常備敵輒潰流為今郡縣之兵有禁兵有廂兵有羣盜由守臣失兵權無財用故也宣撫征伐攻戰之役所謂兵者特兵籍而已一郡之財有贍軍有弓兵係於廂者郡可私以役使而禁兵弓兵之籍見在帥司以備

縣令 丞簿尉

前漢詔書言守不及令至明帝詔不得舉黃綬始言之矣本紀班史傳循吏言守不及令至范史載卓魯諸人始及之矣後漢循夫西漢之所以不及者豈以其職甚卑耶否則政未必賢耶又否則待令甚輕不及太守耶然嘗攷之漢有自孝廉舉者趙廣漢王當平有自賢良舉者魏相有自直言上尊方正房鳳舉者有自茂材薛宣龔四行何武舉者不特此爾以詐御史傳者至於棄市相親以侍中犯法者至於斷頭何並胡建捕客於蓋主之家本傳義縱不少貸於太后外孫之罪本傳舉選之法既不輕任誅戮之權復

無所制則職亦不輕矣治劇有功何並原陟將漕有最式陽程

之課治行尤異趙廣漢小黃之政上書願留焦延壽自號令轉守

槐里王尊之能也本傳由櫟陽徙雲陽平陵朱博之最也本傳則

吏亦未嘗不賢矣或遷刺史朱博或遷諫大夫劉輔或遷京輔都

尉趙廣漢或遷御史中丞蔣宣上之寵擢為如何瑯琊太守不肯

令椽下縣曰縣自有長吏朱博馮翊京尹不肯出縣行曰縣皆有

賢令長韓延壽下之待遇為如何又不可以待令為卑而議之也

然詔書不之及循吏不之傳何哉我知之矣養民之道郡踈而縣

親除吏之法郡少而縣多令之親民固不可輕也天下幾郡一郡

幾縣君門萬里必欲人人而擇之不幾瑣瑣屑屑乎漢法太守得

自除吏而刺史行部但察二千石一守得人則諸縣得人矣此西

漢法簡而易用也東都詔書之下督及黃綬雖曰丁寧切責欲皆

卓魯然非執要御詳之道智力所及察者可以得知情偽耳目所

不及知者必有不如人意耳何東都之不憚煩耶嗟夫豈惟東都

然哉唐明皇以縣令理人之策召試於後庭而韋濟獲第一之擢

開元初韋濟召對城令既謝有記問所以安人宣宗聞醴泉考滿

之政預得於父老而李君奭被刺史之除本傳審察於未用之先

獎勵於已試之後委任縣令之意亦篤矣然當時吏治不如所望

是豈徒為美名而未聞吏治之實乎將所察未必周而徒自感於

聰明乎善乎姚崇之言曰擇十道使患未盡得人安得縣令皆稱

職別知二君雖以縣令為意未得其所以審擇獎勵之術噫母惑

乎漢詔之不及班史之不傳歟此猶可也五季令長率以齷齪老

耄者為之所在不治猥迹萬狀本朝事寔五代任官九雖觀無能

下之邑率皆不治求刻剝猥迹多狀故優諱之言多以長令為

笑建隆初始以朝官為知縣其後多用京官為之五代藩侯補觀

隆為諸縣鎮將掌警盜切與縣令抗礼九公事專達於州建推原

其故蓋令長之權制於鎮將之官而鎮將之任又出於藩侯之屬

所以蜀促委頓不獲展用而士流皆不屑任之也政要後周用人

士流國朝立國之初首重親民之職始邑之事權牽於鎮

將今別置尉簿悉統於縣其權重矣始邑之令長委於無能今京

庸才然猶未也按察郡守監司任之按察縣令郡守任之一則曰

縣有課最知通考察也元祐四年吏部言縣令罷任知通考察課

善其任者朕而三思之亦難盡擇其若精選監司郡守似此國家

之美意西都之遺制爾是故循良政迹著在國史今可覆也宦寺

索牛以理拒之或夜索牛駕車公曰牛不可得也衛士縱馬以

法杖之范純仁知秦州縣民有訴者青苗不請寧棄官去民不願

請青苗范純仁知秦州縣民有訴者免役不議寧投効去法使者召諸令會以

民田植桑存名著作純仁知秦州縣民有訴者不奉行茶法雖忤使者民所利

也唐怨不行茶法歸使不高價估給雖排轉連民所便也

治簿書恤孤寡非胸山之範乎熙寧二年清如水平如

衡非穀城之謠乎城令人教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

皆國家考察勸勉之有術矣噫盛哉抑又論之自朝廷而州郡州

郡則親於民也自州郡而縣縣又親於民也然縣之吏有丞焉有

簿若尉焉皆親民也國家以坑冶之利常平之倉命丞職之外補

職之志尉掌巡捕豈不重歟然今日上而監司郡守之監臨次而令

長之切責又次而蓮幕之伺察斂板趨庭借書求誌舉手移足惴

惴謹呵噫親民之官百里所依願輕之至此耶蓋不以國家崇重

之意而觀之丞之一職置於熙寧罷於元祐厥後隨罷隨復其事

固未得聞國初不置丞皇祐初有之熙寧二年復大觀復若尉與簿自

開寶二年置之見前注其職未嘗不振爾崇明允一慈溪尉耳親

詣闕庭力陳世事不曰越職也宋元初有明州慈溪尉葉明允偶

河事不曰瀆尊也熙寧十年大縣皆選屬法役釋仁訥朝堂白

薄中乃有是之願元城之尉以有追捕功也而國家特除令尹勉

之至矣乾德元年以上各將元城縣討張義元為本縣令賞捕盜之功也天下丘之薄以有公輔器也而留守為之加禮重之至矣四朝因史張祖宗之所褒寵先正之所優禮亦以親民杜詩之選在所當重爾噫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此唐之極弊狂今日固不至此極然亦當體祖宗先正之意可也愚因縣令之親民故併以屬論之

將帥

將帥之名古也然周官將與帥並置而將之職大於帥漢唐之初置將不置帥而帥之名泯國朝中葉以來置將統以帥而帥之權重愚嘗攷其始末歷代之將帥可得而論矣周設六官而兵掌於司馬司馬之職其制軍有六曰軍曰師曰旅曰卒曰兩曰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有將二千五百人為師師有帥五百人為旅旅亦有帥軍將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禮夏官司馬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九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三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

秦之伐鄭有三帥之遣書秦誓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帥往伐之事見左傳齊之內政亦有鄉帥縣帥焉伍帥之法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帥曰將帥並置而將之職大於帥也漢初有大將之拜前韓信傳而帥則未聞也唐興以府衛制兵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後更為軍軍置將副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道道皆置府二年更十二道曰軍軍置將副各一人而帥之名亦未聞也故漢之名將前有韓彭韓彭越後有衛霍霍去病至於唐也靖之與勳李靖功著於前光弼子儀郭子儀名播於後不特此爾雲臺圖畫漢明帝時命畫中興二帝雲臺贊榮耀一時帝室勒功漢四其各將曰英衛皆羅於罪二之垂傳萬世曾不見以帥而顯者雖唐之中世節度使之置亦謂之帥然府兵壞而方鎮唐室以衰君子無取焉詳見唐故曰置將不置帥而帥之名泯也

國初僭國未下西北未賓服太祖命諸將出鎮邊地即帥之職而未有定名國初諸僭國未下西北未賓服太祖命諸將出鎮邊地即帥之職

忠守易州何繼筠守隸州以拒比虜郭進控西山武守其成晉州
季謙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中延州姚勳試守
馮繼宗鎮靈武以備西戎寶訓長編至神宗始置諸路將官陝西
四十二將河北三十七將東南一十三將各有正副調發賞罰皆
決於將副宣和然未有以統其權也宣和間詔杭越等州守臣
並帶安撫掌總護諸將統制軍會要而未有帥府也至建炎初李
綱請於汧河汧江要郡置帥府其帥府文臣一員帶安撫使為都
總管武臣一員為副總管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至紹興
二年諸路並置中興則帥府統諸將矣故張公浚之帥與元得
以節制平江常秀兵馬事實吳公玠之帥涇原得以兼陝西諸路
都統事實豈非帥之權重於將乎夫將帥並置者周也置將不置
帥者漢唐之初也而我朝中葉以來獨以帥而總夫將者何哉
吾知其為御將之法也今夫泛駕詭啣之馬亦在所馭之而已御
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况為命為威董
為大司馬將之所係為甚重嚴霜時雨如時雨將之喜怒為
不常自非神武秘畧景祐四年有帥以總其權而制其命寧保其無
陸梁之患哉雖然我祖宗亦未嘗無御將之法也伐蜀之役因
大雪而脫所服之裘帽以賜之將帥發京師時大雪上設氈惟於
此尚竟寒念西征諸將衝犯雪嚴何以慰之拜賜感泣長編此御之以恩
也江南之役以匣劍授曹彬曰不用命者戮帝大言諭彬曰所請
分之副將則不難矣彬此御之以威也恩以使人愛威以使人畏
此藝祖所以為善御也方今醜虜貼老邊方驛騷戰勝攻取正有
賴於爪牙之任誠能法藝祖之道恩威並行而又有中興帥府之
法而節制之可謂善將將矣

新箋決

源流至論卷之十七

前集

宦官

周以冢宰統閹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於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
 佞幸與政唐命中人典兵於是有內廷之變此本末源流之論君
 子不可不究也嗟夫為閹而稱士周禮閹人上士四人為巷伯而
 疾惡巷伯詩勃貂管蘇有功於晉楚勃貂即寺人披也左傳曰呂
 坡見公以難告遂殺以卻新書曰楚恭景監繆賢者庸於秦趙
 入秦因秦考公龍臣景監以文達我以及禮景監繆賢者庸於秦趙
 告人顧相折可使也著庸謂為軟及相如也茲皆有益於人之
 國君子必欲絕之去之而後已何耶蓋重腐之徒無所愛惜退而
 視其室則無妻妾之情俛而顧其後則無子孫之親所以為妻妾
 子孫者聚則成一室散則行道之人耳侯元叔小臣論古之閹寺
 養商也蓋因刑餘之人而擇其可任者使之後世之重腐童推而
 待之猶與基尔刑餘之人何所顧藉退而觀其室則無妻妾之情
 一室而散則皆行道之人尔如此所以為妻妾子孫者聚則成一
 依勢怙寵竊柄弄權為勃貂管蘇者百不一二為豎刁伊戾者十
 已七八故君子患之左傳齊公率易牙入寺人貂殺群吏而立

伊戾請從政至則牲加書微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雖然在周漢
 為亂公使視之有之太子死公聞無罪烹伊戾雖然在周漢
 盛時不聞有蠹政害事之漸而在漢唐末世往往有之者豈盡歸
 閹宦之罪哉亦不能善處閹寺者之失也攷之成周閹人守中門
 之禁天官閹人掌守寺人掌女宮之戒寺人掌女內小臣四人王
 之正內五人天官內小臣閹人一以冢宰領之夫以論道
 經邦之臣而下統微賤卑褻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爾然周人格心
 之學大抵源流於此何者便僻側媚之習易以移君德讒譖佞
 之言易以惑君聽自非統於大臣鮮有不至恣肆使人主以外庭
 之屬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以冢宰之尊不敢以非道干此其預防
 之意豈不深矣哉漢初猶有古意以宰相得監宮中如郎中令禁
 闕之內皆其所屬王陵傳曰石以審食其為左至文帝時管官猶
 知宰相為可畏鄧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召詣府
 折辱垂死而不敢言申屠嘉傳曰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
 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自武帝踈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內朝
 若有間矣然以少府統中書表少府屬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脉

絡猶得相屬况以司馬遷儒者為中書令司馬遷以廢刑為中書令亦不無正

救之益既而石顯用事康衡甄譚猶得條奏其言舊惡康衡傳元

至成帝即位漸乃与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請惡則宰相雖無

曩日之權而宰制之意猶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

寧非大臣統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

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東都以宦官專領監事私用付之外

矣政權歸之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

而其亂在宮禁夫政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權專向使人主

一旦反悟則反亂為治亦易之耳若夫兵權在其掌握能使人主

覺悟欲謀去而不可得蓋至於長吁歎恨而後已文宗甘露之變此典兵

尤慘於與政也然要之以無所愛惜之人而得以與政典兵以為

心腹之患皆非國家之福爾且西漢之制侍郎皆用明經如揚雄

不但刑腐之流而已誠美意也夫何章和以後議郎不在宿直之

中後百官志郎官皆主吏直執戟郎省皆為黃門之廬通典明帝

爵口含天憲非復閨牖房闈之任東漢宦官傳序實后以女主臨

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曹節王甫無所顧忌遠朝臣不得

黃門常侍但當給事中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權重子孫布列事

南宮門使鄭綱持節及御史謁若捕收武等武不受詔殺使者王

甫兵降悉以武謝絕之賣武傳實武何蕃誅伐之謀一泄自殞

其身何進表紹不勝其忿舉義兵以除之漢於是危矣何進傳表

有志謀宦官後張遜等率常侍成瑨畢嵐數十人持兵新進於嘉

德殿前紹乃引兵屯朱雀閣下捕得趙忠等斬之進素有仁恩士

卒皆流涕願致死吳康遂引兵与董卓爭殺前充其死於死唐初

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誠良法也唐

官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夫何肅代以

後或命魚朝恩管神策兵叔山反伯玉去朝恩赴難至末泰元年

是復或使承瓘為招討使率師出討唐家制度每征伐

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准賈良國監之高崇
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璫為制將又統諸軍招討契韓全義討准賈
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見上注西頭之勢過於
南衙樞密之權甚於宰相高元裕傳敬宗元祐諫曰今西頭勢乃重
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蕭復嘗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言艱難
以宮掖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柳伉因疏程元振及之
而不能用人程元振政機母使參決帝不聽柳伉因疏程元振及之
持神策兵付大臣疏聞帝顧公高元裕言其勢重南衙白居易言
不當位大帥注見上然天子雖知之而不能制之亦徒為是喋喋之
論其禍豈不慘於東都歟王叔文等欲奪其權終不可得兵志順
以事宦者權而不克始藉朱全忠以族之殺神策兵唐於是
不嗣矣推原其故東漢三公擁虛位以在上無復向時總領九卿
之職唐以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人以尊統卑之意所以稔成厲
階爾此漢唐末世而有內庭之變者寧非典兵與政之失歟

宦官下此段連上

國朝懲五季閹宦橫肆之弊不典兵不預政見下注子孫守之求

為家法舊制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長編祥

謂內臣將命于外于預州縣公事及所在官吏不即以聞並實于

舊制宦官專任本職不得典衛此不使之典兵也蔡官制舊典皇

干預政事但專在本職而已噫何嚴邪是故史崇真言縣令貪廉

可信也乃命監司以審察景德四年內侍史崇真使嘉州還言平

司以鞠劾同乃命監司審察楊繼凝奏苑卒自溺可從也乃付外

信彼安得而與政乎黃德和之為監軍少牽西師用呂文靖之

謀而永罷監軍凍水記聞景祐中西師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說者

監軍黃德和或請罷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公曰不

守忠之為鈴轄恐循唐弊從富公之言而求罷鈴轄西都鈴轄富

不特此也張守忠本近侍爾以役夫斃於木下而詆極法王繼恩

公稱言用守忠鈴轄乃志唐中官監軍無異目彼安得而典兵乎

有大功爾以交結中外而謫筠州是又不輕免其罪也

張守恩論 役夫斃於木下而抵極法王維恩以交結中外謫筠州

又真宗 大中祥符中殺入內高品張守恩守恩雖近侍上不實以法論

私又繼朝延至治行罰不內侍押班雖曰遷官然未滿五十年者

不許之長繼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內侍磨勘雖曰當得然仕未

三十年者不與之馬長縉初沙苑缺馬內侍李繼和領我數月得

始得磨勘是又不輕進其官也蓋罪不輕免則彼無縱肆之念官

不輕進則彼無驕佚之心不肆不縱不驕不佚此所以不敢萌與

政典兵之職矣噫亦有由也周以冢宰統閤寺而侍御皆正人漢

初以丞相監宮中而宦孺無非習國家所以統屬宦官者蓋樞府

任其權夫尊以臨卑則卑有所攝外以屬內則內無所隱此防微

杜漸之深旨我 祖宗其得之觀傳堯俞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

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密得治之矣內侍朱梅朱穎士以內降監

院罪以求內降罪後既罷穎士公又屢請治樞密院不治

除內侍留後之官則宦官進秩樞密得專之矣至和元年王守忠

信留後他毋得援例故事未有真為留後者守忠蓋東宮舊恩數

求之上亦欲去之先是高若訥為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忠

病復求節度使宰相梁適曰宦官無除真刺史况真節度乎上曰

朕蓋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為節度

使臣豈亦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亦諫乃罷不除 夫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

大臣宜乎謹愿抑畏而不敢肆也噫樞宥固職分之當爾有如都

知之罪韓公竄之邵公聞見錄英宗即位有疾光祿寺 宮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為侍御史九志者發和反復間

歐公曰何如歐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

子為守忠者填之使下教之曰汝罪當死責州團練副使

置取其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節度之求梁適沮之見上注

相復得治也兼判二省韓絳力言長編仁宗皇祐五年王守忠為

孟乞自今更不除前所未也御史希 嘉祐六年皇城使果州團練使張茂則為內侍省押班呂誨極辨

內臣蔡則一開此例是臺諫復得言也全彬誥詞劉敞不撰至和元

月不得入內副都知制誥劉敞卒為入內副都知 輟封還元祐元年詔內侍押班梁惟簡有勤績今可特與帶送郡

未敢撰 是給舍復得駁也嗟夫以區區薰腐之流既受察於樞密復受察於丞相又復受察於臺諫給舍 祖宗深思曲慮之意

周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兵非無帥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乃使李憲專之大而將帥皆聽節制次而官吏悉由廢置募兵用師救於其口威福柄令出於其手

祖宗不與預政典兵之法安在哉范祖禹論熙寧元豐間內臣之

最爲勝傑憲撫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憲王中憲宋周臣三人者

勢震動內外口救募兵州郡不敢違此三人者金加誅戮未足以

謝又除押班憲已死中正周臣猶不取違此三人者金加誅戮未足以

又言之辛丑中丞鄧潤甫上遣內侍李憲措置邊事諸將

聞以中人爲帥者司馬公劉莘老又極言之

中正弄權已有其驗劉莘老又極言之

舜舉亦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不宜內臣掌將帥之任長

五年李憲奏駐兵討賊朝廷悉力應副近李舜舉奏財糧未備人

夫難行朝廷以舜舉所言忠實遂聽信舜舉退謂朝廷未備人

多壘此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憲可忘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

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怒長編將噫舜舉本閣人也時亦任邊事

也且能責王珪以內臣不當任將帥之責珪也不自知愧迎勞問

之至使聞者爲之發怒豈不有忝厥職乎嗚呼以堂堂揆度之任

反不若一閹人之謀又焉用彼相哉異時童貫握兵權於外以典

兵爲常梁師成擅文柄於內以預政爲例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君

子推其末流之禍固蔡京王黼爲之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

也楊時上欽宗云自古閹人用事未有無禍者比年以來此曹尤

於盛皆遂蔡京王黼首爲亂皆童貫握兵權於外梁師成擅文柄

其禍皆蔡京王黼爲之也

之官不許兼職恐失於檢察也聖政錄高宗建炎罷內侍官一員

更代失於檢察仍帶

前項兼官更不差置

都知之親非時不見恐昵於近習也

於非時未嘗見亦未嘗不正秦檜等曰有以仰鑒聖見高遠不昵

來見之此社稷之福生靈之幸

祖宗成憲愚幸於中興以

祿秩上

○漢官秩漢表祿秩之數考諸家分

所載大抵異同今參訂之

三代而上官至周而世用三代而下秩至漢而詳然漢表

祿秩之數與諸家所載大抵異同今參訂之緯而爲圖

萬石

東萊曰按史記燕王噲孫國於字之噲收印自二百石已上而效之以石計祿始見於此

太師

太傅

丞相

太尉孝武定令

祿秩與大將軍同

御史大夫

前後左右將軍

考異按漢制三公號稱萬石今攷賈誼新書曰漢丞相之尊亡秩又攷茂陵中書曰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未知孰是

中二千石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並表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表謂二千石秩

漢官錄曰王尊為京兆尹御史大夫奏尊不宜備位九卿如淳曰三輔皆中二千石號為卿然孟堅表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總云皆二千石則三輔非中二千石如淳之言何所據歟及攷後漢志乃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都長

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二輔中與都洛陽以河南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按通典又稱漢然則如淳不為無據而孟堅之論蓋習見東都以後事故云耳非西都之制也

真二千石表不載此秩

詹事

茂陵中書秩真二千石諸侯王相初真二千石後吳楚反減為

徐氏曰按外戚傳倣華秩視真二千石在中二千石之下二千石之上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又按如淳注汲黯傳亦曰諸侯相秩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臣瓚注詹事引茂陵書秩真二千石而百官表乃亡此秩至東京則有此秩通典以為真二千石即郡二千石皆所未論也

二千石

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大長秋

典屬國

長樂少府

建平四年四大右各置少府皆中二千石長信少府

水衡都尉 以上並表

考異按表以上並二千石及攷荀悅漢紀太傅以下比二千石未知孰當以俟考訂

京輔都尉

左輔都尉

右輔都尉

以上元帝增秩

司隸校尉

按荀悅漢紀校尉並城門校尉

八校尉

長信中太僕表

郡太守

按漢制增秩若中二千石元

後志漢初皆秩二千石

諸侯太傅

諸侯御史大夫

中少府

左曹右曹

諸侯中尉

哀帝曰傳相中

中少府

師丹傳

左曹右曹

大郡都尉

元紀

長陵令

陵令二千石

大內

上大夫

東萊曰上大夫官名百官表不載按韓安國傳壺遂官至詹

事史記叙傳稱為上大夫然則上大夫蓋指九卿二千石之類也予按周官有中大夫而亡上大夫記曰上大夫卿即上大夫乃卿也中大夫亞卿也有卿而又有上大夫則贅矣或

者史家之飾文非官秩也王莽改秩二千石為上大夫何莽焉

比二千石

丞相司直

護軍都尉

光祿大夫

五官中郎將

左右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西域都護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監羽林中郎將

郡都尉

關都尉

農都尉

諸侯內史

護烏桓校尉

後烏桓傳

千石

屬國都尉

侍中

千石

丞相長史

大司馬長史

御史丞長史

將軍長史

中尉丞

萬戶縣令

太子率更長

太子衛率長

內者令

中書謁者令

比千石

大中大夫

郎中車戶騎三將

謁者僕射

漢舊儀

漢官秩二千石

漢官秩二千石

期門僕射 以上並表

九百石 荀悅漢紀充依良人秩視九百石謹按史漢並亡此秩

八百石 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秩李奇曰除八百石就六百

太子家令 茂陵中書大史令元鳳中太史令壽王非太初曆有司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云考異議論見六百石條

比八百石 諫大夫 貢禹傳諫大夫比八百石表比八百石

六百石

將作少府監 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廷尉左右平

三輔丞 三輔都尉 郡長史 州刺史

郡太守丞 郡都尉丞 萬戶縣令 侯國相 以上並表

太子門大夫 朔方刺史 太子庶子 表注 公車司馬令 漢官儀

大飢令 後志本注舊有六飢皆六百石 未央令 家馬令

車府令 路軫令 騎馬令 武道左右中候 後志

廩犧令 漢舊儀秩六百石 外史 閭師 以上等 黃門侍郎 六典

御史大夫史 公主家令 武騎常侍 司馬相如傳頭注曰秩六百石

太史令 漢儀注 考異漢儀注曰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司馬遷云僕嘗廁

下大夫之列臣瓚因謂太史令千石故此下大夫至元鳳中

太史令張壽王非太初曆有司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

作妖言亂制度二者之說皆不同以事理攷之當以六百石

為正何者九卿之屬凡以令稱者皆六百石太史不應獨異

就使其秩加於諸令漢表豈應軼而不錄又宣帝黃龍詔曰

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何武翟方進曰刺史

位下大夫刺史亦六百石耳以此推之太史所以稱下大夫

者豈非以六百石之故歟奚必千石八百石而後可稱也補

志亦云太史令一人六百石如此則知漢儀之言不妄耳

太常掌故 晁錯以文季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史本傳

考異漢書注引應劭之言以為六百石唐張守節史記正義

引應劭之言乃云百石二說不同按晁錯以掌故遷太子舍

人大子舍人纔二百石豈有自六百石而為二百石猶謂之

遷乎當以正義百石為正漢書六字蓋衍文也

下大夫

考異朱博曰刺史位下大夫謹按刺史秩六百石而以此下大夫者六百石尊爵也叔孫通朝儀更六百石以上入賀郡曼容仕不肯過六百石宣帝詔曰吏六百石秩祿上通則比周之下大夫不為過矣又按孝惠詔曰爵五大夫吏六百石則又以此五大夫者蓋爵自公士至五大夫九九級吏自百石至六百石亦九等爵秩尊卑適相等也王莽倣周制建官乃以千石為下大夫六百石為元士不相協矣

比六百石

博士

議郎

五官中郎

左右中郎

謁者

戊巳校尉

太子洗馬

丞相召事

五百石

縣長

成帝湯朔二年除吏五百石秩李奇曰除五百就四百

四百石

丞相史

太尉史

大將軍史

丞相少史

太子中允

符節令

縣丞

縣尉

長安左右部尉

比四百石

五官侍郎

左右侍郎

丞相東曹掾西曹掾

漢舊儀注云或曰後為百石

三百石

縣長

比三百石

五官郎

左右郎中

丞相掾

舊漢儀志

中黃門

後志比百石注曰後增比二千石

二百石

廷尉史

太子舍人

左右馮翊卒史

黃霸傳

縣丞

縣尉

比二百石

丞相屬

漢舊儀注

百石

丞相屬

丞相令史

以上漢舊儀注

御史屬

康衡傳

左右內史卒史

郡國五經卒史

廣行卒史

以上儒林傳

部從事

治事別駕

以上漢官史

廷尉文學卒史

見寬傳

長安游徼

長安獄吏

以上廣漢傳

太常掌故

見六百石條注

計食伋吏及諸府屬

祿秩下

論古人制祿之意有三優外官一也優小吏二也優故老三也夫外官加優則勉於治民而無侵漁之患小吏加優則廉於處已而無喪節之耻故老加優則來者知勸而勉於事功矣古制內諸侯則畀之以祿而不以世嗣外諸侯則得以世嗣而不止於世祿其為優外秩可知也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外諸侯方五百里者其半入於天子則方百里者亦如之今其所食者極於七十里是入於天子者將四之一而已其為優小吏可知也同上自卿已下必有圭田五十畝而使隸農治之則特免其征稅之入是又優老重賢之恩也孟子噫古人之意何其仁之至義之盡耶是意也漢人蓋得之矣夫自上三公下至百石吏載見於百官表之注者固莫不有差等萬石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六石七斗七斛四石五分比四斛比二百石五分比二百石五分比二百石五分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小吏師古注及通典云按漢表不載真二千石師古注及通典云歲九得千八百石又按如淳注汲黯傳亦云諸侯相秩真二千石載此秩所未論也至東京百官志則有秩其分秩之名有四如二千石之秩有中二千石有真二千石有比二千石有比二千石曰比者歲得千二百石曰真者歲得千八百石曰中者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至其直謂之餘則不滿二千石並漢官表顏師古注中言滿也此言不及數也夫漢人所以為是四等之別者蓋漢三輔事浩繁皆秩中二千石選用二千石高第入守滿歲稱職乃得為真者所以勉之也按王成為膠東相秩真二千石後以流民多自占增秩為中二千石其餘皆然此曰中者比四者之名然爾其制秩之權有三或升秩以答一時之勲勞或加秩以示一時之恩意或貶秩以責後日之功效蘇武為典屬國能守出使之節乘馬延為將作大匠

能董土木之役皆升中二千石按前表載典屬國本二千石後志

乘馬延又秩中二千石以帝多與上木故增之宣帝時解武留匈奴十九年亦升中二千石蓋升秩之例霍光

增符璽郎秩二等霍光就符璽郎取璽郎元帝加司隸諸葛豐秩

光祿大夫本傳蓋加秩之例黃霸為京兆尹遂貶秩還潁川太守

官以八百石居京兆尹趙廣漢賊殺不辜會赦貶秩一等蓋貶秩

之例並本傳此或升或貶之權然爾臆孰知漢人制祿又有得古

人之遺歟漢制侯相真二千石郡守二千石及黜傳如淳注諸侯

表郡守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博士特千石八百石比六百石

而已官表太中大夫比千石貢禹傳諫大夫秩八百然公孫洪董

仲舒本博士秩爾至遷左內史則為中二千石補江都相則為真

二千石舒公弘以博士為江都相並本傳嚴助主父偃本中大夫秩

爾至出守會稽則為二千石補齊相則為真二千石嚴助為中大夫

嚴助為中大夫蓋漢人以内秩之卑而當外秩之崇所以使之樂

於治郡而無輕外之心此優外秩何如也漢以中二千石而至於

百石所以祿守令者如此然號二千石者月得俸百二十斛計之

一年止於千餘號百石者月俸十六斛計之一年幾於二百內而

鄉令丞亦如之足見大吏之數虧而小吏之數優見上故部刺史

秩六百石而縣令至秩千石中郎侍郎不過三百四百石而五官

三將車戶騎乃秩比二千石或比千石者皆漢人以養小吏廉潔

之操表刺史六百石萬戶縣令千石五官侍郎左右侍郎比四百

虎賁中郎將監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不然宣帝之益吏俸何以自百

石以下光武又何以六百石而下乃增於西京舊制乎此優小吏

何如也宣紀益天下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後光武紀建武二十六

於舊至於公卿辭祿歸老千家往往亦賜之祿者有如石奮自諸

侯相以下大夫祿歸老周仁自郎中令以二千石祿歸老張歐自

御史大夫以上大夫祿歸老貢禹為諫大夫秩止八百石以光祿

大夫養病乃享二千石之厚秩並本傳亦夫歸老于家至過其祿

以與之其為優老重賢之意又何如也唐之制祿柰何其不然乎

太宗減冗汰煩約為中制官之省至七百三十史臣以為不濫而

易祿若可取爾百官志今以制觀之其有愧於古多矣漢之縣令

千石而唐一品乃七百石漢初刺史六百石而唐從一品亦六百石唐二品者五百石而漢之博士乃比六百石唐從二品者四百六十石而漢之縣長乃五百石通典京官正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四百六十石正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石正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石正五品二百石從五品一百石正六品一百石從六品七十石從七品六十石從八品五十石從九品四十石從十品三十石從十一品二十石從十二品十石

見然則以此為唐人之失歟曰非也此固失爾而猶未甚也職分之田尋遷貧戶稅畝給粟其制隨系公解之田寺監關鎮各有須數其費太冗唐自王公以下各有田正觀十一年以我田侵漁地予又九京諸司各有公解田而自司農寺至中成下成各有差云云頃亦各有差外而白大都督府四十頃至中成下成各有其功云云頃亦各有差外而白大都督府四十頃至中成下成各有法甚悖寫為投錢令史不簡性識但令身能賈販即依補擬大率入報五十貫以下四千貫已上居市肆然則以此為唐人之失歟曰非也此固失爾而亦未至甚也國子博士帝飢托諷進子先生晨入太李云冬冬煖廣文先生無種賦詩杜甫嘗贈鄭虔而兒兒寒年登而妻啼飢

鎮帥臣動加十倍唐自中年以後方鎮益恣州刺史月俸千緡而大鎮十倍京官俸甚薄唐之待外太重又非漢人所以待外之意矣雖致仕半祿見於建中職官分請半俸及賜物所歸老半料見於正元工部尚書致仕仍給半料初致仕官只給半祿元然間見於元老舊臣又非若漢人之有常制此所以有愧於漢也國家制祿之法周漢同意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雍熙則給之俸錢給他物以八分爲十者自今給其數前代俸給未有實錢也祥符則給之月俸符初後唐以軍儲不充百官月俸折支非實請減半數而支實數後所去半實俸復虛折三年復給實錢皇朝之制有一分實錢三分折支景德之後俸始給前代俸給未有職田也至咸平則給之內外京官職田不惟此爾省冗員之費而益職官之俸則開寶制也開寶三年詔吏負難也俸祿鮮薄而責以廉者無謂也與其冗員而重費省官掖之費而優官吏之祿則寶元制也御及宮掖所須務從儉約若使帝曰祿廩有定制無變更云云抑不惟此爾曰外秩曰小吏曰故老此三者尤詔宗之所加意其爲士大夫慮至矣自今觀之外官供給按月而支

合得請格宜按月支與使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

廉上外官職田隨地而均慶曆三年請兩地同設外官職田何優也蓋歷歲彌月於訟牒之勞負星戴月於巡警之役坐受餽遺不

若中都之官非時賜予不若近侍之臣 祖宗所以優之者此也噫出鎮太原念其領外尚加總管以增給况小郡最邑乎真宗遣

鎮太原仲舒曰潘方重鎮非敢有辭晚有兒息年皆幼稚若得改官端緒許揭家而往賜都總管添給敢不承命 選人之職增以祿米熙寧四年中書言選人俸薄不足 巡尉之官給以全俸盜訓仁宗慶曆中詔巡檢縣尉尉捕 何厚也蓋閑居俟闕於數年

之久扶老携幼於千里之宦朝暮暮益之願未償仰事俯育之計日迫 祖宗所以厚之者此也噫職為制誥憫其居貧猶特賜錢

以償逋况小吏薄秩乎李文靖公疏知制誥太宗知其負人息錢逋耶持賜錢 淳化致仕俸半本官職源淳化中致仕官給半 景祐

致仕俸同分司景祐三年詔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未頭有或大臣監司以上致 又何其賞之醜也蓋脫簪公府有不忘畎畝之

懷歸仗私第而尚馳魏闕之念此養老優賢之念所以不能自已噫掛冠鄉閭猶赴公宴况區區俸給乎政和中孫隣言諸州致仕

宴釋其年弥高者而敬事之使長幼有序此愚三咏三嘆 祖宗之盛典也雖然奉祿鮮薄責廉無謂此開寶天子之語是語也天

子言之可也見上 衣食不足安肯理事此元祐大臣之語是語也大臣言之亦可也高宗讀史訓至司馬光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

延理事耶聖訓曰今之俸祿不按月支非養廉間 為士夫而介之於此得無不可乎出仕之初不念温飽王公曾未嘗以祿秩為意王公曾初為狀元或曰

不在温飽梓州之俸推濟窮民邑稱未嘗以外請為念德州使為梓州出祿米 歸第之日納還俸券富鄭公亦未嘗容心於祠祿富鄭公

歸第以其 天下夫豈無若人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蓋豪傑之士有非區區爵祿所能易其節耳愚故曰養廉之禮在朝廷不可

不厚自養之學在士大夫不可不勉

兼官

禹為司空兼宅百揆義和二人兼任四岳然則兼官行事其唐虞之制歟書 夫兼而行之則有餘專而行之則不足以有限之官難以處無窮之事此官不必備亦惟其人官事不攝未為知禮也成

周設官寔法唐虞成王之時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

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至成王

李年芮伯彤伯衛侯寔專領司徒宗伯司馬之職其餘大抵皆兼

官也書蔡仲之命先公伯冢宰正百官下並見立政周公頌命通

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徒則同時三公各入百官之中

六卿為重而皆得兼之况於群有司乎嘗以周禮攷之二鄉則公

一人是六卿兼卿大夫也同上卿大夫一人不惟此也太史下大夫爾

蘇公以三公兼之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周禮太史司寇蘇公

盟命士爾太公亦以三公兼之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方傳信

年抑不惟此也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

並夏官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有喪紀

則用夏采喪紀天官夏采掌大喪一冕服復于太祝掌盟詛祝

祝春官詛祝是皆有事則兼無事則闕矣故夫六官之中以春夏

秋冬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

兼攝者意其必相半焉雖然官雖兼領而人未有不稱職雖並行

而事未有不當二公為卿道揆法守皆舉也見上六卿出將軍政

民事皆通也司馬九制軍古人設官豈不簡而盡歟漢唐以來官

非不攝也然闕者未必當兼兼者未必皆當所以有嫌於唐虞成

周之治漢制以本官而任它職者固謂之兼以高官而攝卑職者

又謂之領王尊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本傳王尊為美陽令事

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本傳此兼職也桑洪羊以治粟內史領

大司農漢百官表下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劉向傳以光祿大夫領

校書此領職也夫兼縣令兼屬國領司農領校書亦常制爾有如

車騎將軍張安世度遼將軍范明友而兼光祿勳後將軍趙充國

右將軍王莽而兼衛尉或以左將軍兼太僕並漢表下或以後

將軍兼少府趙充國為後將軍兼少府且將軍中朝也光祿勳衛尉太

僕少府外朝也孟康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外

朝之職悉并於中朝至使公卿亡所職掌而事權皆屬於諸將軍

之手此皆武宣以後踈遠外庭而陰奪其職也漢之兼官其果周

意乎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自是而後霍光傳武帝以光

內領長安世以車騎將軍領蕭望之以前將軍領師丹以左將軍領吳時王鳳諸人皆以將軍領之並本傳內領尚書外領兵馬軍

國之制專於一人所以基漢家之禍者蓋在此漢之領官其果周杜如晦俄檢校侍中攝史

意乎唐制有所謂攝如侍中之攝吏部杜如晦俄檢校侍中攝史攝吏部杜如晦俄檢校侍中攝史

尚然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有司上侵宰相之權未免有紛紛變

更之弊夫宰相兼有司而有司攝宰相周人亦未嘗不然爾然周

公之統六官不過持其大要未有如房杜之徒日閱訟牒之煩且

勞也元齡傳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周公之兼冢宰蓋以二

公兼之又豈有如岑文本之徒以侍郎微職得專機要哉魏徵以

攝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識移於部從事白居易江川

者卒為唐家三百年之患止由兼權太重耳嗟夫漢以將軍兼九

卿領尚書而有外戚之禍唐以帥臣總郡守兼察使而致藩鎮之

變後之為國者可不鑒哉 國朝兼官之制何如也中書主民樞

密主兵若不相屬爾然慶曆與師章得象以宰相兼樞密院元輔

也宰臣論道史官修史若不相關爾然咸平李沆以平章兼修國

史元輔表咸平元年十月李沆同紹興呂頤浩以僕射兼理國史

格心至矣官制舊典仁宗并儲置三少各一人丁謂兼少師馮拯

兼官

官兼修起居注其奏事便矣熙寧四年同修起居注常以諫官一員兼

若後殿侍直亦許奏事更不移牒閣門長編此 國朝兼職之

善也然可兼則兼不可則否有如樞密承旨兼馬軍司均為兵職也然范祖禹力言之何者蓋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可專制今樞密而任管軍發兵握兵合而為一故不兼之矣承旨祖禹言樞密承旨見樞密副使深言之何者蓋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有給事主讀以舍人預封駁不失為正救以舍人兼主讀不過為將順今主讀一事給事任之中舍復兼之不幾太過歟曾鞏言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有給事主讀尚書則有左右丞郎受封各有所司不相侵踰故自來舍人不兼給事近給事封駁中書錄黃二省進呈却令舍人書讀行下臣恐有隱官制又舍人兼主行詞命封還詔頭者蓋解東垣問富弼當制封還遂因夫入之命後世始復陽修皆援弼例封還遂以為常曾鞏聞見錄至此而後見 國朝設官之旨遠矣哉夫何元豐大臣為右相而兼中書侍郎中書取旨其權獨重凡所除吏門下皆不預聞此蔡確以私意廢 祖宗法也元豐改官制確先說王珪曰公久居相二省長官位高不預設只以九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各主兩省事上以為然確獨專政柄九除吏珪不與聞初

試守權行

論試守之法莫善於漢論權行之法莫不善於漢漢制官卑而職重者試守官闕而卑攝者稱行至權之者即漢人之所謂假也愚嘗考其本末而論之凡守官皆序舊階不食全俸百官表宣帝元康元帝書守京兆彭城太守遺五鳳元年書守左馮翊渤海太守信守官皆序舊階是也漢表平紀令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釋者謂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全俸平帝初即位故令為真守官不食全俸是也平帝紀凡守官滿歲稱職者為真不稱者遣歸故官東都太守韓延壽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潁川

太守趙廣漢守京兆尹右輔都尉王訢守右扶風皆稱職為真以是知守官滿歲稱職為真然也並本傳穎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

坐事連貶秩數月詔歸穎川太守官以是知不稱職者歸故官然也本傳蓋漢守官之制大抵若此故有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者朱雲傳有以秦州太守入守大鴻臚者表蕭育令丞可守也

則如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史記二胡建守軍正丞本傳府史可守也則如邊通之守丞相長史張湯傳路溫舒之守廷史本傳至若

宰相罷免亦有復為九卿列大夫者表下是不特三輔為然也愚

觀漢儀有云武帝置十二州刺史刺史舉茂材移名丞相考召取

三科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皆試守滿歲為真則是

制也其殆起於武帝乎漢官儀云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刺史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皆試守滿歲為真則是

守官用以甄資淺之人耳一時奮志勵職立事興功無有墮墮廢弛之態寧非試守之法莫善於漢歟夫行者如太僕賀典容故平

陽侯曹窋皆行御史大夫都尉王尊宗正劉德皆行京兆尹大中

大夫劉歆則行太常少府樂成則行大鴻臚此行職之例也並上

表下然御史可行也九卿可行也若張湯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其用意可見爾本傳杜佑為漢御史大夫其心真幸丞相物故乃

陰私相毀害欲代之通典漢九為御史大夫夫而丞相欲代之其心真

夫假者燕倉為假田使者趙充國為假司馬本傳趙充國為假

勳以軍候為假丞陳湯傳此假職之例也然使者可假也司馬可

假也丞皆可假也若曹參為假右丞相以屯關中本傳徒以古人

論道經邦之任而用借為將者之威重輕相職而重戰功豈古人之意耶故班固官表載漢初丞相特錄蕭何而曹參則削之其知之矣按漢百官表下漢初丞相不言曹參又按通典謂漢二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不言蕭何而曹參則削之其知之矣

表特言一丞相擊魏嬰以定韓王信而左丞相則削之其知之矣信以左丞相擊魏嬰以定韓王信而左丞相則削之其知之矣

武子進行

失也嗟夫丞相大臣也朝廷百執之望也今御史行之以奪其權
為將假之以竊其名而以漢人行假之法果善乎唐制以職事高
者為守以職事卑者為行未為正命者為試行守之法君子未暇
論之今觀其試法未嘗不歎其非也自則天舉人不問賢否咸加
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於此當時授遺補者六十一人
授侍御著作各二十四人授校書衛佐者二十二二人噫何濫耶
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此唐人之謠所以譏試官之失也通典
二年九宰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於
此也試官者未為正命九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而官卑者稱行
階卑而官高者稱守階官同者並無行守字太後務收物情十道
使宰人并州縣令王山權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
參軍崔敏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所等二
十四人並授著作郎魏州內黃縣尉崔官道等二十二人並授衛
佐校書郎御史中丞故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國朝改官制之
平斗量把唯侍御史於脫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後遂立行試守之法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二等為試品同
則否元曹四年詔自今戰事官寄祿高一品者為行下二品者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如舊光祿
大夫視左右丞正議大夫視六曹侍郎通議大夫視給事太中大
夫視諫議今之六曹侍郎自光祿大夫除是高一品以行書之自
通議大夫除是下一品以守書之自大中大夫除是下二品以試
書之若除以正議大夫則品同不書矣元祐以來復置權尚書權
侍郎權尚書依守侍郎而權侍郎則以未歷給舍及待制以上者
加之所以待資淺之官元祐置權尚書權尚書權尚書權尚書
元祐置權侍郎未歷給事中書告人及待制以上年復置權尚書
者並帶權字比諫議大夫崇寧罷罷紹興八年復置權尚書
之法至是始備矣然階尊官卑日行可也階卑官尊日守可也官
與階等不用可也此三者足以該之矣而自守之下復加以試贅
爾此蔣之奇謂通議以下除侍郎不必云試者非以試為贅耶經
四年蔣之奇言且如正議大夫視六曹侍郎自正議大夫除則
通議大夫視給事中今六曹侍郎自正議大夫除則官與階等不
守不行可也自光祿大夫已上除則階尊官卑則謂之可也何
必云試哉自試之下復加以權煩爾此程思謂尚書侍郎不宜去行守試而加權
者非以權為煩耶程思謂尚書侍郎不宜去行守試而加權
者非以權為煩耶尚書侍郎不宜去行守試而加權者非以權
者非以權為煩耶雖然此特官名之紛紛耳今日四者並用未易
輕變也惟選官以法任官以人循漢人之試守懲漢人之行假則
亦成周之六典矣不然漢用試法而法卒唐立試官而官濫豈非

推而行之存乎人乎

新學源流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八

前集

